

[格拉克文集]

Julien Gracq
Carnets du grand chemin

路

【法】朱利安·格拉克 著
刘静 韩梅 译

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13064470

[格拉克文集]

1565.65

75

Julien Gracq
Carnets du grand chemin



北航

C167214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565.65

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法)格拉克著;刘静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675-0597-1

I. ①路… II. ①格…②刘…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9290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CARNETS DU GRAND CHEMIN

by Julien Gracq

Copyright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9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 LIBRAIRIE JOSÉ CORT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575号

路

作者 (法)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 刘静 韩梅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5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0597-1/I·969

定价 29.8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对这条漫漫长路的纪录汇成了这样一本书。这条路穿越并串联起这片大地的风景。这条路是梦想之路，更是回忆之路，有我的，有大家的，甚至有最久远的回忆：历史。这样说来，它还是一条阅读和艺术之路。我的性格存有两面：对未来的预测和对过去的回忆。我似乎从未曾离开过这个思维的世界。在这本集子中，我尝试了与《首字花饰》不同的做法，集中各类本质互不协调的笔记，给它们一个阅读秩序。即便结果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我也会感到欣慰。我确信所有这一切在每段文字中都会有所映射，而且这些整理分类后排列得还不那么糟糕。

朱利安·格拉克

（此处为极淡的印刷文字，内容难以辨识）

索罗涅(Sologne)的村庄看上去经常是一样的,就像消逝在记忆中的城堡的附属品,外表考究,干净整齐。单层的小房子,有些全部用砖砌成,有些不是,但所有房子的门框的框架都是用砖砌成的。房屋正上方有狭窄的腰线,尖顶山墙上板岩制的屋顶好像一顶无边软帽盖在眉毛上方。马路与人行道似乎总是扫得很干净。没有家畜棚,没有谷仓,甚至连鸡棚也看不到(这有什么好?如果那些野鸡沿着羊肠小道悠闲觅食的话),没有任何家畜,没有染尘或肮脏之所。但时常可见一些围起来的小花园,开满了鲜花,一圈花边——矮牵牛,天竺葵——镶嵌在墙壁与屋顶的接缝处。在这些村庄的街上,很少能碰到过往的行人,它们不像喀斯或高尔比耶尔撤空后的村庄,说不上是被放弃或被抛弃。它们更像在进行一项隐秘的活动,避开那些堆建房屋的地方,从日出到深夜静悄悄地流动于森林、田野以及包围它们的荒地之间。有时我会觉得正在穿越一个执拗的、谨小慎微的村庄。在参加游击队、关闭店铺前,人们重新粉刷了墙壁,用力擦净了铜器,冲洗了街道。这些较其他地方更为神秘的村庄,透出乡

村的典雅与略带高傲的明快。刚一进入,我就不由自主地想看到高高在上的猎物围栏,却只见孤零零的猎场。猎场已经不再是贵族的领地,只是面对定居此处的庄稼人,它依然强撑着持有武装的游牧民族的傲慢:这种贵族暴力活动的幽灵,不能彻底沦为平民。这让这些贫困的村庄仍然保持着我无法形容的、自持身份的样子。

* * *

柏树:带着激烈的抗议,粗暴地入侵了这个女性特有的、歇斯底里的、疯狂躁动的坚固世界。树叶和枝杈每时每刻都被风吹得骚动不安。这里的一切都是宁折不弯的代表。枝杈贴向树干,如一把束紧的雨伞。树的顶端牢牢连接在一起,就像一支用胶紧紧粘在一起的画笔的毛。果实已经矿化,有一种化石般的硬度,这使人想到在缝合处裂开的足球球片,只不过这里散落的碎片都长出了爪子,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们分开。

* * *

我曾在胡斯与阿蒙森林间穿越汝拉山脉的山谷,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山谷。它缓缓地向着蓝灰色的远处延伸,直至国境线以外。茂密的云杉林形成清晰的边界,隐约闪着光,似花边一般装饰着边界两侧的山坡。缓缓的斜坡,发光的绿色牧场。汝拉山区的房屋念珠般散落其间,灰白色略显笨重,但我却喜欢砖石中透出的庄重和不带任何讨好的粗糙,我尤爱这置身安逸之中、清新鲜活的简朴。安逸来自封闭的

山谷，温润的草地，家畜脖子上的铃声和刚刚刨下的木屑的清香。这儿就是一幅美丽至少完全透着幸福的画卷，令人瞬间只想生活在这里。阿蒙森林因其沿着山谷成立方形的播种，已经不只是小拇指留下的从山脉到围困他的树林的标记了，它还是一座庄重灵巧的小镇，它将自己的成就隐藏在了木棚的墙后：它的杯形纹饰并不大，但它却为之自豪；这个杯子（村口的一枚盾形纹章自豪地透露出）是高品质奶酪的云杉木盒的中心之杯。

* * *

九月的清晨，闪烁着温润的光，前晚暴风雨袭来时，我正穿行于喀斯与加沃尔之间，在从福迈尔去佩里格的路上。沿路一段狭窄的山谷，像是来自失落的伊甸园。一路上，没有房屋，没有农场，只有一大片高大的树林以及树枝卷曲的小胡桃林，衬得水流经过的草场仿佛凹陷下去一般。天色刚刚放亮，在那长长的几近蓝色的倒影下，一片片草坪以及繁茂的树叶是如此地引人入胜，以至我惊讶于没有看到沿途向后飞逝的公园的白色围栏。在一条偏僻小路的转弯处，最陡峭的山坡上，树木形成的帘幕突然打开。一座座房屋组成的小花坛，高高升起绽放于蔚蓝的天空中：由于城中带有拱廊的房屋有点让人联想到佩里戈尔和头顶着一座美丽山峰的阿布鲁佐，这座紧凑、悬空、似花束在树木上方舞动的小城就更像是海市蜃楼的幻境了。被黑色佩里戈尔森林封闭起来的这片美丽的地方叫做拜尔维斯，它让从它延伸出的屋顶平台都叫这个名字。令人高兴的是，它知道适时避开大路，投向这条白色的小路，这将平台上的花园划分成不同的层次，绿

草如茵的小街将其围在中间——为了在十点的阳光下，在阴凉的咖啡馆里小坐片刻，咖啡馆位于满是拱木架搭成的小海湾，在它那月桂木做成的柜台后是如此清新湿润的小广场！

* * *

公路蜿蜒穿行于高低起伏的森林间，突然变成了由一条激流的河床铺就的乡村小路。为了抵御厚厚的积雪，村里房子的屋顶都盖上了防雪的面板。谷仓形似方形树干，可以透光。溪流在从主街延伸出的小街间潺潺而过，位于主街的锯木厂散发出清新木材的香气。这个村庄沿着树木繁茂的山谷谷道延伸，仿佛是通过森林灵巧的采伐和选择拓展出的一片天地：这就是拉布图瓦。它坐落在孚日山脉阿尔萨斯境内的山坡上。

* * *

吕塞尔内笼罩在黑色的暴风雨下：黑色是山，黑色是墨湖；暴雨已经过去很久了，暮色中，岸边的林荫道在闪电弧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繁茂，雨水从树上沉沉地滴落下来。右边，泛着油光的河水在堤岸与水上餐馆间汨汨作响，人们在餐馆的灯光下吃着晚餐；左边，高大的拱门映衬在游乐场和豪华旅店篱笆墙的灯光下，树枝敲打着旅店。旅店要比圣-苏尔皮斯教堂的悬空拱廊更为宽阔——对面是大理石台阶、青铜大烛台、威尼斯吊灯以及波浪形的红色丝绒窗帘，就像舞台上的大幕一样。大理石台阶、烛台、吊灯和窗帘，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惊讶地出现在一座宏大却空旷的住宅中。这里

几乎见不到人；空旷向四下蔓延，令人窒息，面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觉得它落满了灰尘，就像在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的序幕中，镜头滑过一串搬空了的客厅突出的那种空荡一样。这并不是骄傲却不实用的豪华旅店或看似豪华的避难所，而是它们幽灵般炫耀的舞台和剧院。进一步设想，由于戏剧的苍白与活动，在这些引起轰动的教堂前广场，沿着悬挂红丝绒帷幔的围墙，与1980年的世界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关系：这是男高音德雷兹克，那时他还在绘制香烟盒的纹章，这是隐姓埋名的奥地利大公怀中与卡鲁索或夏利亚平同时代的女歌唱家，这是巴拿马金融危机前夕热纳市银行家的花边衬胸，这是维耶热国王蓝色的有肋状盘花纽的短上衣或——离这儿不远处，在一个瑞士境内的湖边码头上——孤独女皇。

* * *

有些回忆已经模糊，只还记得些纹章。有时与某些一看过或是沿途路过的地方有关，两三个标志性的特征就能充分将它们表现出来，例如城门上方垂直分成两部分或最多算得上纵横四等分的盾形纹章。在记忆中桑塞尔没有什么纹章，只有我们在昂尔希蒙公路上离它远去时看到的完美全景：那里满是长满葡萄的绿色山丘，由低至高颜色逐渐变化，加上鳞次栉比的玫瑰红房屋组成的城市，仿佛一颗嫩芽。

* * *

我喜欢驾车懒洋洋地行驶在西班牙的二级公路上，这些

公路穿行于一片片夏天采摘后留下的荒地之间，坑洼不平，却散发着香气。其间，行驶数里也不见一个村庄。特叙埃尔与阿尔卡尼兹之间的公路蜿蜒绵长，我开了足足有一个上午。连接西亘扎与索利亚，从布尔高斯到老格若诺的公路也是这样。我在托尔托萨的西边驶过了一段位于小山之间曲折的环形路，易北河三角洲的上游也穿流其间。在这些热得吱吱作响的公路尽头，我发现了阿尔卡尼兹，一片如此清凉的地方，就像一口阴井或是老格若诺拱廊下的平台，甚或一杯利奥哈红葡萄酒，犹如在外海航行数小时后中途停泊。低矮的小山上，植物爬满斜坡，仿佛长了爪子紧紧地抓住地面。一片灌木林已经快被完全烤焦了，呈现出短而卷曲的样子，但这里闻不见科西嘉常绿灌木林令人眩晕的香气。从高度上看，比起荒原，它们与嘉克西矮橡树更相近。这些冬日橡树焦黄焦黄的，仿佛被喷射的火焰烧过，忧郁地站在阳光下，满树都是干枯低垂的叶子。

在重组并简化了的记忆中，西班牙除了这些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外就只剩下一种公路了：高原上的大道。这些高原山峰连绵起伏，景色就像月球表面那样荒凉。由于我们是在光秃秃的土地上行驶，而高原光秃秃的脊背如大山一般俯视着远方，阳光到这里似乎都变短了。从瓦拉多利德到萨拉曼卡的公路两旁，布满灰尘的台地好像一块旧地毯，丝线有时是狮子的颜色，有时又是绵羊的颜色——从阿维拉到塞哥维亚之色。那里教堂戴着一顶沉甸甸的主教帽，在 60 多公里以外，比远处蓝灰色的山峰还要高。长而平坦的山谷，已经被我身后落到地平线下的烈日点燃了。在卡拉达于得与特叙埃尔间山谷重又变得平坦起来。

西班牙高原的寒冷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那一夜，我从

索利亚出发,路上找不到开着的旅馆,一直行至萨拉高斯的马德里的大路上,才在一家刚开的路边旅馆找到栖身之所。一阵极地的寒气沿着高原的斜坡顺畅地奔下来,丝毫没有减弱,在八月底的深夜吹动着寒宫般的冷寂。更刺骨的寒冷来自四面由石灰墙和黑色橡木梁搭建起来的休憩之地:就像僧侣锤炼意志时经受的严寒一样,它一直刺入心中,浸透了故土上这座名叫“圣地亚哥主人”的房间。

* * *

阿亚克修:阿利雅得海滩。早上我驾车离开了城区,将营地设在海滩的一个小酒吧里。在沙滩上,一把小遮阳伞下,我吃了一顿毫无准备的午饭。虽然四周似乎热得都能发出胡蜂般的嗡嗡声,烤鱼和水果却是鲜美无比。屋里的电唱机从早到晚唱个不停,但反反复复就是那四五张唱片,每换一次,就像伦敦电影院放映结束时要奏国歌一样,都会照例响起蒂诺罗斯^①的《阿亚克修人》:

让他在家中接受庆祝
光荣的回头浪子
拿破仑! 拿破仑!

天气始终如一地晴朗。早上刚过七点,我走出房门就感到干热令街道都在震动:在炽热的银光下,整整八天,一天一天仿佛被缝合在一起,几乎没有给清凉柔美的夜晚留下任何

^① 法国歌手兼演员(1907—1983)。(本书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短暂的间隙。一到海边，我就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跳进海里，带着无限的好奇心探索澄澈深海中的动物与植物：潜水面具还很新；我们在烤炉般的沙滩上刚被烤干，就又跳入海中。当我浮出海面，倒空耳朵里的水，水面上一个细弱的声音持续地从远处飘来，就像特拉法尔加用歌声在复仇：

拉那，穆拉特，智囊团

拉那，穆拉特，智一囊一团

下午快要结束时，山后的天空渐渐变成白色，海湾另一侧的山脉朝西南方倾斜隐去，但炎热始终占据着山丘和大海。我又重新感到了厌倦，但却没有对阳光、鳞波和清凉感到厌烦。耳边不再回荡《阿亚克修人》的歌声，我无意中听到“阳光科西嘉”这个名字。它诞生在圣母升天节那一天，在光与热极盛之时：这已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了，“拿破仑时代”光荣的一周^①。

一片干燥荒芜的碉堡攻势的军事场所在高登丁东北沿岸浮动。那里，树木已经被采伐干净，只剩下地面短短的一截木桩，就像城堡的前沿地带一样。在巴尔弗洛尔坚实的教堂四周，在被呼啸的狂风吹得光秃秃的大街尽头，就像被风吹断的桅杆一样，我的眼睛不情愿地寻找着沿海炮台的挡土墙、护墙以及土堤。它们冰冷干燥的线条使海平面显得愈发突出和坚固起来。我愿见到的是圆炮台而不是被西北风削平了的这片寸草不生的平台，到处只留下一些辛酸的高低残骸，好像用石

^① [法文版注]纳粹德国时期，人们称国家社会主义分子的节日为“希特勒时代”，它被看作是永远阳光灿烂的。

块堆砌而成的圆锥体，它标志着这里曾是圣-瓦斯特的堤坝。所有一切都暗示：沿着一些沉船的防水层，巡逻、警戒和信号存在着。这是一个标志着海洋财富和灾难的地方。

战争刚刚结束，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圣-瓦斯特，穿越萧条的海边大道，顺着通向港口、平缓的下坡路，我发现了一个隐藏在街道深处的小旅馆。寂静的院墙四周爬满了未经修剪的葡萄和紫藤。巴尔弗洛尔沿岸寒冷的雾气散去之后，天空突然放晴。这里虽不起眼，夜晚却温和舒适，宁静并令人愉快。那些讨人喜欢的宿营地很少有空着的，一小股热浪在我的心中掀起波澜：在我的记忆中，法国地图上依然布满了这些令人愉快的小旅馆。它们是夜晚的劳顿和运气无意中带给游人的，许多年后仍然向我会心地眨着眼睛：无忧无虑的漂泊中，这晚间的幸福很快降临，又很快消失，但仅仅这几小时就会让我像一个重归故土的流放者一样感受到无法形容的愉悦。

* * *

瓦莱斯皮尔：这大概是用我们的语言给山谷起的最美的名字了。它在辞源学上的含义（*vallis aspera*：严寒的山谷）已经完全消失在词汇的浪漫优雅之后。叹息山谷，但并不是“流泪山谷”：它更是一座爱的叹息山谷。

我曾两次穿越它，在记忆中，那里有不讨人喜欢的多石子的土地以及树冠发育不良的、卷曲的橡树，这就是它的全部风景了。它名字的魅力却足以让我忽略了这些。这条孤独的裂缝不通向任何地方，就像一根扎入岩石、有生命的小刺，如海湾被悬崖拦截一样，被高山封堵起来。我记得，在过

了阿尔勒后，有一条沿着泰克河流被毁坏的、千沟万壑的公路，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和小碎石，就像为一段正在修建的公路运送石料。随后，山谷在远处变得开阔起来，突然通人情了。一块绿色的手帕展开，露出清新的帕德莫罗草坪。公路在谷壁的阴影下、在梧桐树荫下向前行进。迎面一座巨大而孤单的拉帕斯德温泉浴场，堵住了两道谷壁间狭窄的山谷缺口，就像一座旅馆的地堡。

这个小山沟丝毫不能让人联想到紧挨着它的康福朗。那里陡峭山坡的每一侧坐落着一个接一个的村庄，房屋连成长长的一条线，屋顶都被加高了，同巴黎圣马丁大街上的屋顶一样，朝向路易山峰的出口前是一片开阔的通风土堤。那儿，空地一直向远处延伸到山顶那么高，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远处升起的卡尔利特山顶上的白雪。就像昂德的阿尔蒂普拉诺火山一般，它将瓦莱斯皮尔封闭并孤立起来的，与阿尔卑斯山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城堡间的护墙，或加瓦尔尼悬崖的阶梯不同：它与其说是高高的山坡，还不如说是阻断焦土的岩石上冒出的炎热的震荡，和烧焦的荒地伸出的饥渴屏障。要想重新找到这种被太阳囚禁的感觉，需要向南方走出很远。那里格尔多斯山焚烧的、弯曲的树丛中依然存存于尔德山谷焦枯的困倦，那些城堡墙面都未经打磨，杂乱地出现在火球般的天空下，几头迷路的驴子在这中午的火炉里，如醉汉般在路上蹒跚而行。

* * *

多来纳的黎士留。红衣主教曾住过的小城，其破旧让人联想到1962年后居住了众多北非阿拉伯人的欧洲阿尔及尔

的破败。主街上，路易十三时代的独幢小楼那宽敞的窗户足有 3.5 米高，都被水泥板或上或下挡住了一半，这些挡板试着将小楼布置成现代优雅的小套房的样子；还有些房间后来被改造成兵营。没有窗帘，这些房子巨大的彩绘玻璃窗未加改动：窗户有着非常明显的大纱窗帘的尺寸，这种窗帘在任何一家超市都买不到，宽敞的拱形门廊朝向街道，从那儿朝里看，我隐约见到迷宫般排列的院落、坡屋、丁烷瓶形状的房子和兔子窝。这里就像重新居住了夏获尔人的圣日耳曼通向贫民窟的市郊；现代人居住环境的污秽局促在这个住满擅自占用空房的小资产阶级的贵族城堡中，在沦为远古时代住宅的内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 * *

萨莱尔丹到苏兰的公路，路边的壕沟里种满了轻盈的柳树和桤柳，一树绿叶随风摇动，仿佛为公路缀上了花边。一阵凉爽强劲的海风吹过，树影摇曳，海面上浮起一层泛着绿色、玫瑰色银光闪闪的泡沫；现在是晚上六点钟，巨大的海浪拍打着岸边；天空被风刮得一尘不染，一轮刚刚露面的太阳照耀着绿白相间的、像浅黄褐色毛毡一样被烤黄的沼泽：所有一切都闪着光、摇动着，清澈中带有咸味，透出粗野的活力，轻快地你拥我挤。如同重拳下马匹飞奔时随风飞扬的马鬃，如同被风掀起的骑手的衣角。岸边奏响了节日的礼炮，彩旗迎风飞扬，伴着凌乱飘散的树叶，整个村庄的人高兴地手舞足蹈，将帽子扔过磨房顶。

最后几阵强烈的西风过后，每当我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总会被这片欢乐的地方带动起来。西风用它特有的标

记为整个地区画出了声嘶力竭的一天，每个地方、每片风景都印上了自己的标记以及自己独有的配器，或豪华或朴素：这些天我们穿越这片乡村，就如同在国庆节这天穿过一样。

* * *

奥尔南：所有的房子都挤到这条小河边饮水。河水无比清澈，水流冲刷着光洁、密长的水草，同坎佩尔桥下奥德河边的水草一样。卢阿是威尼斯水流湍急的主街道，那里所有房屋都面对面而建；侧面的小街只通向贮藏室、库房或者花园不透光的墙。卢阿河水湍急，但无声无息，省去喧哗，只是保留了山间激流粗糙的轻微颤动。

库尔贝^①的故居建在河流与小街之间。这是莫泊桑笔下的一座名人豪宅，壁炉上方的墙上都镶有镜子，还有放床的凹室，到处是——在房间昏暗的光线下，就像一座低垂眼帘、观察着一个家庭悲剧之秘密的房子——这些打破传统习俗的不肖子孙的绘画作品，或者说物证，甚至《你好，库尔贝先生》中那根用荆棘枝条制成的拐杖。

* * *

这些宽敞的建筑依然散发着自由与野性的气息：荣军院、萨尔拜蒂耶尔都诞生在乡村的边缘，在整个巴黎的

①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法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